



# 起底“性商教母”周媛

## 性商



黑色帘布拉开，一条穿着高跟鞋的腿先探进来，47岁的“性商教母”周媛穿着白色缎子吊带睡裙入场了。她的头发盘起来，模仿电影《青蛇》里的白蛇，边扭着腰边问：“妹妹，这里为什么坐着这么多人？”

4月的一个夜晚，长沙市雨花区一栋商业大厦里，面对台下20多个仰头看着她的学员，周媛说，你们今天来，原则就是“要成为妖”。她也把自己称为“妖”，因为“如果我没有一颗妖心，这次舆情就把我给打趴下了”。

她用大而黑的眼睛扫视全场，停顿了一下说：“‘黑白颠周媛’这五个字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冒犯，所以今天选择来这里上课的姐妹们，你们是全中国最爱学习、最有勇气的女人！”台下一片掌声响起。

今年1月，周媛因“眼神给出去”“身体形成X字形”为卖点的“教学视频”在社交媒体平台爆火。随后，她的多个账号被永久封禁，理由为传播低俗擦边内容、违背公序良俗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、文化等多个部门，成立工作专班进行立案调查，并责令其停止线上线下社会行为。3月，她以新账号重启直播，不久后再次被封禁。近日，有关周媛隐退、公司更名的消息，又引起大众关注。

争议未熄，她的线下课程转趋隐秘而更火热。拉上黑色帘布，低俗与擦边被巧妙地包装成拯救婚姻的“秘籍”与抵御外界审判的“先锋”。三天课程、缴纳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学费，那些在真实亲密关系中感到无力甚至绝望的女性，试图在这里买到一份掌控两性关系的答案。

### 今天我们都是“妖”

周媛试图教会每一个学员，在两性关系里，“媚眼如丝”很重要。

她和学员们互动，让大家把手放在她的胸、腰、臀和大腿上抚摸，术语叫“轻柔地抚触”。她会先给出一个错误答案，瞪着眼蹲下来，冷不丁地抓起对方的手，大声问：“这样有感觉吗？有没有？”然后再给出正确答案，眨着眼注视着对方，微张着嘴说，“看看人家，摸摸我。”

有的学员身体僵硬，周媛斜睨对方一眼：“宝贝，今天我们都是‘妖’。”很快，学员被分为三人一组，到舞台上当众展示PK刚才学到的“妖”。

几乎所有人都是冲着周媛来的，但在三天的课程中，周媛只会出现一

个小时，其余的课程则由“黑白颠性商学苑”的12位“导师”来教授。绝大多数“导师”，由周媛本人亲自挑选。

最受欢迎的王牌“导师”都有自己的私教课，其中和周媛并列的有两个，一个是自称“擅长带你体验每一次悸动”的婉儿，另一个是主要负责“性与亲密关系情感咨询师”“日式私密法传人”的陈婷。

2026年4月，“黑白颠”在白天教授的某节爱情理论课。

所谓教室更像一个舞厅，一面是镜子，另一面墙上的窗户被黑色窗帘遮得严严实实。墙壁是暗红色的，舞台上轮番出现的导师们，穿着红色、白色或黑色“战袍”。学员们散坐在黑色的日式榻榻米座椅上，仰头注视她们。

每天的课程从早上九点排到晚上九点，中午午休两小时。课程的内容和“黑白颠”的名字如出一辙，白天是略显无聊的理论课，比如，女性有外貌焦虑，男性有性焦虑，而且后者的焦虑牵涉男性的尊严，伴随男性终身，需要格外重视。

晚上是更受欢迎的技巧课。在被封禁之前，周媛在自己的视频里介绍，“黑白颠”的意思是，女人应该在黑白之间进行颠倒，白天“优雅端庄”，夜晚“天性绽放”。这些课程不仅教学员理解男人的底层心理逻辑，还教学员如何释放自我、魅惑对方。

学员们从全国各地赶来，渴望成为“懂魅力、会爱人更爱自己的自洽女人”。课程开始前，学员需要自备上课服装：性感吊带、白衬衫、黑丝袜等。大家还需要提前填写一份名为“情爱蓝图特质测评”的问卷，按照得分被分为感官型、能量型等不同类型。如果某个选项的得分偏离标准分过多，会被“助教”评价“需要集中训练来改善”。

在课程中，学员被细致地教导应该怎么按模板穿衣、化妆、行走。比如，即使你喜爱木质香，和男性在一起时，你也只能喷花果香，最好是玫瑰香，因为这是更有“女人味”的香，也只有这样才能给男人“种下心锚”。

哪怕是周媛本人，也必须经过精密计算。课上到中途，周媛有点热，想脱掉衣服外罩着的半透明袍子，手已经搭在领口，脱到一半，她突然停住了，审视了一下自己，摇头自言自语：“这样不好看。”又把袍子重新理好，穿了回去。

课程似乎在培养同一批女性：喷

着无法忽视的甜香，走路时露出大腿线条，在需要的场合可以“放得开”。

在知道这段讲课内容后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薛静感到荒诞。“妖”的文学意象在这里变异了。”传统叙事中，无论是《青蛇》还是《画皮》，都在表达妖之所以执着修炼，是因为只有人类才具有爱的能力。它们渴望获得情感与心性，甚至不惜放弃成仙，本质上是“向人而生”的过程。但在这个课程中，逻辑被倒置为“人要成为妖”，本身有感情的人反而要工具化地利用自己的身体，把亲密关系降格为策略与交换。

周媛将自己包装为“性商教母”。和智商、情商等类似，性商（Sexual Quotient, SQ）是一个固有概念，但并非技巧导向的吸引或取悦工具。台湾性治疗师黄靖芝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“性商”被周媛偷换了概念。在科学的性学教育体系中，真正的性商既包括基本的性能力与技巧，也强调性态度、性观念、情感沟通与性默契的形成，要求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理解自我与他人。

“将性与爱剥离，性被‘独立化’甚至明码标价，它就滑向交易逻辑，失去应有的情感维度。我们只谈‘我怎么去吸引你’，性就被降格为操控他人的手段，而不是关系中的自然表达。”黄靖芝说。

### “清醒的沉沦者”

陈菲菲已经第二次来上课了。在课堂上，“导师”会向她打招呼，笑称她是“回娘家”。她知道，舆论对她们这种报名上课的人，说什么都都有，她完全不在意。“是不是有人说，来这儿的都是‘绝望的原配和疯狂的小三’？”她嗤笑，“怎么可能为了男的三番两次来这儿？学了这些，我只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。”

她和丈夫相亲认识，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。两年前儿子出生后，丈夫和她渐行渐远。第一次学了回去，她感觉自己心态好点了，可以面对丈夫了，但没有消停多久。

“导师”在台上讲，恋爱的感觉来源于多巴胺和内啡肽，是短暂的，“只能维持三天左右”，而如果要产生更长期的快乐，则需要催产素和血清素。当台下大多数学员昏昏欲睡时，陈菲菲在埋头记笔记，还翻找对照之前的笔记，看自己有没有记错。

“就像她们说的，多巴胺的作用

只能维持三天，你为了不忘记这种感觉，当然需要反复地来上课。”她耸耸肩。现实中的婚姻依然是一潭死水，但在这个被轻柔话语包裹的教室里，她像定期服用止痛药一样回到这里。

这种高浓度的情绪抚慰，从某种程度上，构成了课程最核心的黏性。黄靖芝说，课程实际营造了一种“假性亲密”，其本质上是暂时的、表层的亲密。“在这个氛围里，大家都这么做，能够降低彼此之间的羞耻感，也会让人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对的。”

从线下课的学员来看，三四十岁女性是重点对象。但吊诡的是，房间里的绝大多数女性都清楚婚姻真相，她们早就不相信“霸道总裁爱上我”的童话。

在薛静看来，这些女性都是“清醒的沉沦者”。“她们并不是幻想上课以后能重新回到幸福美满的状态，而是想让自己忍受这段婚姻，目标往往从‘改善关系’退化为‘让日子还能过下去’。”薛静说。

不过，对于这三天的外出，陈菲菲没敢跟丈夫说实话。她只说自己是来听闺蜜课。结婚14年的刘珂也对丈夫称，自己来这儿学习家庭教育。“如果他知道我来学这种课，肯定要闹，觉得不好看。”

陈菲菲和刘珂都报过不止一门女性成长课，她们迅速一见如故，吐槽出轨的丈夫、永远挑剔的婆婆、难带的娃。刘珂身材高挑、面容姣好，婚前曾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模特。结婚后，她把所有嫁妆都投入了丈夫的潮汕牛肉丸厂，她自嘲，“现在变成了厂妹”。

好笑的是，有一次台上走上来一位新“导师”，负责教大家“三招两式”。刘珂猛然发现那人是自己原来的同事。她们曾经在厂里共事十多年，她还记得对方频繁更换男友，是一个“很放得开”的人。妩媚的“导师”显然也认出了台下的熟人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短暂地相交了一下，又都默契地错开。

在“黑白颠”的宣传文章中，周媛是在“挽救中国女性的婚姻”。2008年，29岁的周媛在长沙高桥大市场开了一家美容院，客源包括市场内的货运司机家庭。她在聊天中发现，无性婚姻会导致家庭崩离析，因此在2018年正式创立了“黑白颠性商学苑”。

以改善亲密关系为目标的课程，其实一直都存在，在欧美更是婚姻咨询的一部分。不过，黄靖芝说，如果真正想实现“挽救婚姻”的目的，课程的重点应放在关系中的沟通机制与互动质量上，而不是单一性别的“改造”或强化某一方的行为模式。

在报名时，“助教”会强调这是“全女”课程。一个教学环节中，女“导师”穿着红色丝绒长袍和红色高跟鞋，卧在白色地毯上，随机邀请一位学员上台扮演“老公”。两人在台上表演，“导师”试图向学员展示如何用肢体和眼神让男性彻底臣服。台下不是没有男性，负责控制PPT和灯光的男性员工对舞台上激烈的“亲密博弈”毫不感兴趣，头也不抬地玩手机，甚至有人靠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。

“黑白颠”并非没有尝试过把男  
下转 07 版